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STORIES CULTURE MEDIA Co., LTD.

故事会®

故事会
珍藏本



STORIES

大慕百 航班



悬念推理系列

Suspense Inference Se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SHANGHAI STORIES CULTURS MEDIA Co., LTD

故事会

百慕大 航班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慕大航班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

ISBN 978-7-5321-6397-7

I. ①百...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8859号

书 名: 百慕大航班

主 编: 夏一鸣

副 主 编: 吕 佳 朱 虹

责任编辑: 陶云韞

发稿编辑: 吕 佳 朱 虹 姚自豪 丁娴瑶 陶云韞

王 琦 曹晴雯 刘雁君 赵媛佳 黄怡亲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1-6397-7/I·511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故事会

大众文化
出版基地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629)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联系电话: 021-64338113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376981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多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多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故事会·悬念推理系列》丛书。

五、丛书分为如下八本故事集：《百慕大航班》、《刀尖上跳舞》、《非常推理》、《交换杀人》、《蔷薇花案件》、《死亡游戏》、《一只绣花鞋》、《致命三分钟》。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危情·疑案

血色鞋印	02
三命奇冤	07
百慕大航班	15
天堂里的鬼影	19
黄裙子	28
执著的恋情	32
致命的诱惑	38

神探·谜案

郑青天断案	65
杨氏失踪之谜	78
失落的红绣鞋	86
柳庄命案	92
活包公	98
海滨旅店杀人事件	108
死者的声音	115

目录

Contents

密谋·奇案

东渡奇案	134
古怪的瞎婆	139
失踪的婴儿	143
绿宝石疑案	152
小屋之谜	159
塑像谜案	169
匿名信风波	177

铁证·悬案

三审刀案	196
“神鹰”巧遇“鬼见愁”	199
无形的凶手	212
遗忘的雨伞	223
谁将在门口出现	229
机敏的三兄弟	231
蛛丝马迹	234
千万别心软	238
失踪的人	243

有些欲望看似迷人，
实则暗伏杀机。

危情·疑案

w e i q i n g y i a n



血色鞋印



早年，海宁盐官城外有一张姓大户人家，因主人张诚明在外地为官时不幸染病身亡而家道中落。张诚明的妻子没过多久也因悲伤过度而逝。张家就只剩下一个儿子叫做张晋，每日里只靠当教书先生勉强度日。

一日，张晋一人读书至深夜，忽然听到有人在外面轻轻敲打着他的窗户，一个压得很低的声音在窗外说道：“张公子，请开门，有一事相告！”

张晋疑惑间起身开门，一个老者闪身进了小屋。老者站定，低声说道：“张公子还认得老朽罗忠吗？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张晋定睛一看，竟然是罗家的老管家罗忠，他刚要开口，罗忠却暗示他不要说话，走过去关严了窗户，神秘地说：“我家夫人吩咐让你三日后夜里到罗家后花园门外等候，以三次击掌为号，到时自有人给你开门。夫人要见你，还要给你一些东西，她要帮你早日许下聘礼，迎娶小姐过门，以免夜长梦多……”

原来，昔日在张家鼎盛之时，曾与城北绸缎庄老板罗仁卿家定下了一门亲事。今年罗家小姐罗惜惜已到了嫁人的年龄，只因张家衰落，张晋无力下聘礼，故此婚事一直拖着。罗仁卿曾放出风声，说张家再不来下聘，他们就要退亲了。

张晋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情，可罗忠却不和他多解释，说完就从背上解下一个包袱，里面是一套上好的衣服，他让张晋穿上试试，说道：“这可是小姐一针一线为公子缝制的。”张晋听了这话，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

罗忠又道：“只是你鞋子太旧了，有些不配。这样吧，我给公子量一个尺码，让鞋匠做好了，再给你送过来。”

张晋深鞠一躬，道：“罗管家，有劳你了。”

罗忠笑了笑，道：“公子暂时不要声张，只怕言多必失。”说完，他起身出门，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三日转瞬即过，这天晚上，夜色漆黑，天还下着雨。张晋穿戴完毕，罗忠的新靴子却迟迟不见送来，张晋无奈，只得挑出一双旧布鞋穿上，撑起一把雨伞，孤身前往城北罗家。

来到后花园门口，张晋依约击掌三声。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家童闪身出来，道：“是张公子吧，夫人小姐已等候多时，快随我来。”

家童领着张晋在花园里七弯八拐，好不容易才来到一座偏僻的小楼跟前。家童又击掌三下，一个丫鬟出来把张晋接进去了。张晋已有好些年不来罗家，这里都变得陌生了。来到一个房间，张晋见到一个富贵女人端坐在堂上，忙上前行礼。夫人上前扶起，道：“多年不见，模样儿都变了。”

叙过家常，夫人拿出一包东西，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大堆银两和十几件首饰。夫人道：“贤婿，这是我们娘儿俩多年积下来的私房钱，你都拿去，速速前来下聘。”张晋面对如此美意，只有连声称是。

夫人交代完毕，转身道：“儿啊，你也出来见见自己的夫君吧！”里面应了一声，罗小姐从里面出来，来到张晋身前道了个万福。她只叫得一声张公子，便害羞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张晋与罗小姐只是在小时候见过面，长大

成人后这还是第一次相见，他只觉得罗小姐婀娜多姿，让人有说不出的爱怜。夫人似想让他们单独呆一会儿，先悄悄退了出去。

说了一会儿话，罗小姐起身羞答答地说：“张郎，你的鞋子旧了。前日罗管家给你做了一双新靴子，放在我这里，你就穿了回去吧。”

张晋换上新靴子，顾不得旧布鞋，喜滋滋地背上夫人相赠的包裹和小姐依依惜别。他下楼后不见了夫人和丫鬟，又不敢声张，就直奔园门。不想园门已被紧锁，张晋只得爬上一棵树，翻墙而走。围墙外，一个打更人冷冷地盯着张晋看了好一会儿。张晋一路小跑回到家里，倒头便睡。

第二日，张晋尚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震耳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群公差一拥而入，到处乱搜。这时一个人走到张晋面前，道：“就是他！小人昨夜打更，看见他慌慌张张地在罗家的花园墙外匆匆走过。”

此时已经有人从张晋的卧室里搜出了一大包银两和十几件首饰。为首的捕快呵斥道：“张晋，现在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抓起来，带走！”言毕，一副沉重的铁链已经套在了张晋的脖子上，张晋一路大呼冤枉。

县令刘元普本已离任，正在等候新县令上任，不想又接到大案。大堂之上，观者如云。刘县令开始公开审问张晋，他把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大胆张晋，你昨夜在罗员外家盗窃、杀人、放火，你可知罪？”

张晋一听，犹如晴空霹雳。他跪在地上，说出罗忠传言，夫人相赠，并与小姐相会的事情来。

刘县令传来罗忠，罗忠此时打着绷带，脸上有多处烧伤的痕迹，他上前一口否认有传信约见一事，并肯定地说：“昨夜有人乘雨夜天黑潜入罗员外书房中偷盗，不想被罗员外发现。来人竟然残忍地打晕了罗员外，他害怕事情败露，就在房中放了一把火，罗员外不幸被烧死在大火之中。事后，家人发现了一柄雨伞，确认是张晋之物，再联想到退亲的事情，张晋最可能是凶手。”

张晋越听越心惊，越想越离奇，他突然想到夫人和小姐对他一往情深，应该会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于是他要求夫人、小姐上堂作证。刘县令答应了。

不一会儿，夫人、小姐的轿子来到县衙，从里面缓缓走出两个身戴重孝的女子。她们来到堂上跪下，夫人道：“请青天大老爷为我们申冤！”

张晋回头与她们打了个照面，不禁打起了寒战。原来，眼前的夫人、小姐已非昨天夜里的夫人、小姐……

铁证如山，张晋在严刑之下，只得“招供画押”。刘县令把张晋打入大牢，只待秋后问斩。刘县令年事已高，任期已满，他见自己离任之前还破了一桩大案，心情甚是愉快。

过了几天，新县令许璉到任。刘县令和许璉交接公务时，无意中谈到张晋的案件，许璉听了，发觉有不少疑点：张晋一介书生，怎么会做出这等杀人纵火的事情来？况且他即使想做，又怎会选择在雨夜纵火？事后又怎么会把雨伞留在罗家？

许璉决定夜审张晋。张晋见新大人上任重新过问此案，不禁涕泪交加，把事件又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许璉听后叫文书一一记录在案。为了辨别真伪，许璉决定亲自去罗家走一遭。

许璉带着几个人来到罗家，只听见里面一片哀号。罗员外的棺木停在正屋中，夫人和小姐在一旁哭泣着。许璉在罗忠的陪伴下察看了一番，最后来到罗员外的书房。走进书房，只见一片废墟，一股浓重的焦味扑鼻而来。罗忠道：“刘县令吩咐要保留现场，所以一直没有打扫。那天老爷坐在窗前看书……”说着，他眼里滚出了几颗眼泪。

许璉听了，吩咐他们赶快打扫书房，然后就回衙门了。

几天调查下来，许璉得知罗员外近来生意不好，欠了许多外债。他还在钱庄里查到，罗员外前不久把30万两白银拨到了邻县的一个叫吴运承的陌生户头上。

过了几天，管家罗忠忽然求见许璉，许璉让他进来，罗忠道：“我在打扫书房的时候，发现外面窗台上有一个暗红色的血色鞋印，而且在楼下的花丛中找到了一双旧布鞋，我怀疑这双布鞋是张晋当晚不慎留在园中的，请大人明查。”说完，罗忠呈上沾着血迹的旧布鞋。

许琰听了，连忙再次带人来到罗员外的书房，见里面已经打扫过了。许琰跟着罗忠来到窗台前，上面赫然留着一个血色鞋印。许琰又转身面对书房的侧墙看了许久，然后上前用手来回敲击着墙壁。忽然，许琰停手，说道：“在这里了，来呀，给我拆开！”

几个随从上前用刀具撬开墙壁，很快，露出一个大洞来。原来这里面竟然是一间密室。许琰大声喝道：“罗员外，出来吧。不然，我可真要在这里放上一把火，把你烧死在里面了。”

良久，里面慢慢走出一个人来，脸色苍白，全身颤动不已。罗员外狠狠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躲在里面？”

许琰道：“本来你安排得天衣无缝，张晋看来是在劫难逃了。尽管我知道本案有疑点，但始终找不到一个缺口，就只能对张晋一审再审，其目的就是想逼你们做出点什么事情来，自露马脚。今天总算让我等到了，罗管家说发现了一个血色鞋印，我上次来过书房察看，并未在窗台发现什么痕迹，难道是张晋在大牢中出来故意踩上去的吗？”

许琰说完扭头看着罗管家，罗管家哀声道：“老爷，都是我害了你。”

许琰又道：“上次来我就发现书房的墙壁明显比其他的墙壁都要厚，就觉得内有隐情，后来我查过你的底细，最近生意不好做，你欠了不少债，前不久却把30万两的白银转移到邻县一个叫做吴运承的人名下，而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看来，你是想等此事平息之后举家外迁，于是我就确认你还活着！为了躲掉巨债，你诈死不算，还要借婚事做诱饵陷害张晋，我只是不明白，张晋遇到的夫人和小姐到底是谁？”

罗员外干笑两声，道：“对付这个小子，只要到青楼叫个老妈妈和一个小女子就可以了。”

许琰摇了摇头，叹道：“害人终害己，现在你恐怕真的要家破人亡了！”

（童程东）

（题图：黄全昌）

三命奇冤



保定清苑县张家庄，有个张三郎。这天，他到岳父家接了新娶媳妇李巧儿回家。张三郎让妻子骑着驴子，自己跟在后面步行。当他们途中经过西溪村时，张三郎怕带着新媳妇被相熟的人见了取笑，便叫妻子骑着驴子先走。谁知，张三郎赶到家里，发现妻子并没有回家，不由大惊失色，一家人也慌乱起来。大家打起灯笼火把，四处寻找，谁知闹了大半夜，仍不见李巧儿的影子。

第二天一清早，张三郎就去县衙报案了。

清苑县县令姓施，进士出身。他接到状子后，即刻升堂讯问，并且根据张三郎的陈述，立即派遣四班差役，去扼守西溪村到张家庄的四条通道。

由张捕快率领的一路差役，急匆匆来到张家庄的大路口，就见从任邱道上匆匆奔来一人。只见那人车夫装束却不赶车；明明是个男子倒提了个花

布包裹。张捕快他们不由疑心顿起，连忙上前喝住那人。

那人见围上来一群公差，顿时神色慌张。张捕快便吆喝一声：“搜！”差役便七手八脚解开了那花布包裹一看，里面放的是玉钗、珠簪和几件女人衣裙。张捕快见了赃物，冷笑一声，喝问：“好一个大胆车夫，竟敢诱拐良家女子！李巧儿今在何处？快快从实招来！”

车夫见事已败露，只得吐露了真情：“李巧儿她……她死了……”

“死了？是你杀死的？”

“不，不——”

于是车夫向差役们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昨天，任邱富户刘得海在县城游逛了一天后，便雇了这个车夫的车回任邱。当他们走到张家庄和任邱的岔路口时，远远看见前面一个青年女子骑了一头驴独自走着。刘得海见那女子背影苗条，体态婀娜，顿生邪念，连声催促车夫追了上去，把那女子的驴子冲到任邱道上，逼着她一起朝前而行。

这年轻女子就是张三郎的妻子李巧儿。这时天色渐渐黑了，李巧儿心里发慌，无可奈何，只得向刘得海问路。刘得海则假惺惺地说：“小娘子你走错了路。张家庄应向西走，这是任邱大路。眼下天黑难行，我看还是找一个庄子借宿一夜，天亮后我再派人送你回家，你看如何？”

李巧儿没有其他方法可想，只得点头应从。

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了孔家庄，刘得海心想他的佃户孔小二的家就在这庄上，便决定去他那儿借宿。孔小二见刘得海来借宿，便叫新婚回家探亲的女儿孔桂英暂回夫家，把女儿的房间让给来客住宿。孔小二把一切安排好，就去睡了。

车夫因一路疲惫，头一倒下，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这时猛地有人来推他，他睁眼一看，只见孔小二脸色死白，浑身哆嗦，手指着李巧儿的睡房，惊恐地叫着：“快、快起来，那、那边出事啦……”

车夫跃身而起，奔到门前，从门缝中往里一望，不觉脱口惊呼：“啊——”

原来李巧儿已被杀死在炕上，另一个被杀死的男人竟是刘得海。再一看，屋檐下李巧儿的驴子也无影无踪了。

车夫正要叫人，孔小二一把拉住了他，悄声说：“别嚷，别嚷！闹到官府，你我性命难保。我看你还是带了那女子的衣物，速速离去。这里由我收拾。”

车夫一想，觉得孔小二说得有理，便破门而入，拿了李巧儿随身携带的包裹，匆匆离开了孔小二的家。

张捕快听了车夫的一番诉说，一时也难辨真假，吩咐手下差役将车夫锁住，推推拉拉，直奔县衙而去。

施县令正在县衙等得焦躁，当他得知刘得海、李巧儿在孔小二家双双被杀的凶信后，一边开堂审讯车夫，一边火速派遣差役赶往孔家庄捕拿孔小二。

奉命捉拿孔小二的差役赶到孔家，只见门上落了一把大铁锁，屋内悄无人声。差役翻墙闯进内屋一看，炕上既无尸体，也无血迹，甚至连一丝半点凶杀的痕迹也没发现。

差役们商议后，派一人火速回县衙报讯，留一人守候在孔家，其余分几路搜寻。

且说张捕快带着几名差役，直朝孔小二的女儿孔桂英夫家走去。他们正七嘴八舌说着走着，猛然间，迎面有个人跌跌撞撞地走来，人没走到面前，一股酒气已扑鼻而来。

一个差役喝道：“喂，酒鬼闪开，别误了老子们的公事！”

“谁在讲老子老子的，我孔小二才是你们的老子呢！”

张捕快上前追问一声：“你叫什么？”

醉汉一拍胸脯，嚷着：“老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孔小二就是老子！”

“你有一个女儿叫孔桂英？”

“是的，你问她作甚？”

醉汉话音刚落，“当啷——”一根铁链已套到了他的脖子上。

孔小二从女婿家喝得酩酊大醉出来，现在被这“当啷”一声惊散了三

分醉意；等到被拉进县衙，推上公堂，十分醉意已吓得一干二净。他抬头往堂上一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一声堂威，施县令一拍惊堂木，喝问：“孔小二，快把谋财害命的罪行从实招来！”

“启禀老爷，小人并未谋财害命，求老爷明察。”

施县令问：“既未谋财害命，那刘得海、李巧儿怎么在你家中丧命？”

“老爷容禀。昨夜小人的主人刘得海带了一个车夫和一个小娘子来我家借宿。今天早上，因见他们久不起床，我去刘得海房内探看，不见了他的人影，再到那小娘子房门口朝里探看，谁知他俩已被人杀害了。”

“既是人命重案，就该报官，为何唆使车夫潜逃，私自掩埋尸体？”

“小人惧怕冤案难洗，惹火烧身。小人该死！”

施县令见孔小二对答如流，不觉暗暗作怒。他转念一想，猝不及防地又问：“你既不是凶手，为何离家潜逃？讲！”

孔小二不慌不忙地回答：“昨夜，我叫女儿回夫家去住，谁知今天早晨，我女婿却来接妻。我当即离家四处找寻，直到现在，女儿仍未找到。”

施县令一听，疑惑又加疑惑，烦恼再添烦恼：死刘得海和李巧儿，又失踪了个孔桂英，这案子是奇上加奇，曲中有曲了。眼前这个孔小二又如此巧辩，看来不用重刑他是不会招供的。

只听见施县令一声喝叫，两旁衙役立刻动手掌刑。一阵“杏花雨”过，只见孔小二的屁股上血水淋漓。孔小二杀猪般地直喊：“愿招！”重刑之下，孔小二招认了刘得海、李巧儿是自己亲手谋杀，接着被关入死囚大牢。

施县令退堂后，立即请书吏到书房撰拟公文上报。

那书吏名叫莫兴，为人机敏，极有谋略，素有“小诸葛”之称。莫书吏一踏进书房，便向施县令深深一揖，说：“老爷素来教诲我等秉公执法，为民请命，所以，今夜卑职不得不直言了。”

施县令一听，大为惊诧，一边让座，一边讲：“莫先生有话只管明说。”

“今晚的案子，老爷定错了！”

施县令猛吃一惊：“错在哪里？”

莫书吏不慌不忙地说了起来：“孔小二乃刘得海的佃户，无缘无故怎么会陡起杀心？刘得海身上并未多带银两，而李巧儿随身携带的衣物，他又全给了车夫，这怎能说是谋财害命？孔小二的女儿当晚回夫家，又突然失踪，此处极为蹊跷，很有可能是此案中的重要关节。老爷舍此不问，系大错也。刘得海借宿时，李巧儿骑的一头黑色驴子拴在屋檐下，天明发现二人被害时，驴子也不知去向。据卑职推测，盗驴之人，乃是杀人凶手。现在驴子尚未寻到，却把孔小二定为杀人凶手，这更是大错特错了。”

莫书吏这一番话，说得施县令如梦初醒，冷汗直冒。他带着愧意说：“本县盛怒之下，定案失当了。孔桂英和黑驴，眼下尚无线索，还须慢慢访拿。”

“老爷，眼下还有一事，不能延误，刘得海和李巧儿的尸体还未勘验，若再被凶手移尸灭迹，这案子就更棘手了。”

“对对，明天须早早前去勘验。”

次日一早，施县令、莫书吏带着差役、仵作，押着孔小二，来到了掩埋尸体的九龙山。

这九龙山就在孔家庄的旁边，山脚下就是孔小二的家，山上有座九龙庙。山下青松翠柏，郁郁苍苍，像一条绿色的带子，沿山环绕。

孔小二来到山脚下一看，呆住了：昨天清晨，浓雾茫茫，自己心急慌忙地来到这里，也来不及分辨东南西北，只记得将尸体埋在一棵百年老松树下。现在一看，山脚下到处是百年老松，究竟埋在何处，已难以辨认了。

施县令听孔小二这么一说，就吩咐差役沿着山脚分头寻找。一会儿，一个差役在一棵老松树下发现一处泥土松软。施县令下令挖掘。不一会儿，果然挖到一具尸体。一个急性子差役跳下坑去，拎起尸体的两脚，狠命一拖，只听众人一声惊呼：“啊——”原来拖出来的竟是一个光头和尚。

这下，大家被惊呆了。施县令走到孔小二面前，问：“你可认得这和尚？”

孔小二走近尸体，低头辨认了一阵，说：“他是山上九龙庙里的方丈，名叫悟生。”